

知味

书人书话

静水流深

张 扬

的散文中多见跳脱式的冷言警句,如在空中俯瞰芸芸众生。不过,他与杨绛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“怨而不怒”的宗旨,忧世伤生多在内心自我消化而不语世人。其实他们二人的遭遇,到底都带了屈辱的份,却非人前书中喋喋不休。钱锺书,字默存,一生的遭遇、研究与名气,都可以说与名、与字有关,真是奇妙而不可言。

从接近钱、杨二人所写的文章、报道来看,他们夫妇二人,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,对于时代的变迁是有敏感的体察,但他们却一直注意保持内心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。

易代之际,钱携家眷由沪徙京,创作被迫中辍。而后迎一波接一波的运动,直到“文革”袭来。尽管自视未完工的《百合心》超过《围城》,钱锺书却兴致大扫,创作冲动逐年衰减,“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,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。”学者谢冰指出,1949年以后,(钱锺书与陈寅恪)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,极少不和时代附和的,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,而钱锺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,是较好的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。

其实,不仅《宋诗选注》,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篇》都是在动荡年代或非常时期写就,虽是赏析之作,实为忧患之书。最关键的是,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劣作,而是勇于坚持个人趣味与独立表达的。

杨绛当然是个才女,但非飞扬跋扈的作家。她低眉入世,清心为文,新中国成立前即有小说发表、创作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,芳香幽然散播。至于她的《干校六记》,她的《将饮茶》,她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她的《我们仨》,她的《洗澡》及《洗澡之后》,都是激情内蕴,显着平和的语调,静气缓缓流淌于字里行间。尤其是直面苦难的《干校六记》,读不到声嘶力竭式的愤慨与谴责,是一贯的哀而不伤,婉而有讽。

在所有关于钱、杨二人的文字中,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写他们一家人常常各捧着一本书静静阅读的情

形。从一些照片来看,钱家摆设非常简朴,没有阔大的书橱,没有佳木几案,简而又简。

早年深造研读之际,杨绛与钱锺书常比较谁读的书多。夫唱妇随,妇唱夫随,二人在一起,一直尽可能地延续这种读书状态,不仅对坐读书,还常常一同背诗玩赏,颇似李清照与赵明诚竞猜典故出自何书,又是几卷几页几行,猜中者饮茶,清雅而温馨。钱杨夫妇,声息相通,相濡以沫,不论境地多么艰苦,从不停顿读书。据翻译家董衡巽回忆,一般是杨先生先看,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,要节约钱先生时间。他们阅读的面很广,严肃的书也看,消遣的书也看。

从照片来看,二人的相貌见清气,而且各自的毛笔字都比较好,钱锺书的毛笔字有逸美,杨的字显清秀。

钱锺书的母亲夸儿媳“笔杆握得,锅铲握得,在家什么粗活都干,真是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入水能游,出水能跳,锺书痴人痴福”。钱则视杨为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,并认为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同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在参与一次全民性的捐衣捐助活动中,钱锺书从众衣物中挑出杨绛编织的一件毛衣,让她留下,说:“慈母手中线。”其余能捐的则捐出。在钱锺书的眼里,杨绛不仅有妻性温柔,亦见母性光辉。

钱锺书虽玉树临风,体质似乎并不怎么好。晚年除哮喘之疾,还患有腱鞘炎等多病,手难执笔,可谓文弱。辛苦的是杨绛,来往奔波,端药熬汤,烟尘扑面。一九九七年女儿离世,继之一年后丈夫去世,至亲的失去,让风烛残年中的老人有说不出的悲伤。但她于柔韧中却见沉稳与力量,晚景之年,坚持读书、写作与翻译,整理了钱锺书遗下的数量庞大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。

杨先生愈老愈美愈纯。终于收起自己在人世间的脚印归去了。

槐聚槐散。人生的谢幕,有早有迟;人生的悲欢,有浅有深。在百年光阴中,杨绛静水流深,清澈照人。

新书推荐

《刚刚好的你》

果子

张爱玲曾经说过: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你所要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巧赶上了……”可在现实中,并非所有的“相遇”都是刚刚好的。《刚刚好的你》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兜兜转转的爱情。

校园里,冷酷的男生近乎残忍的当众回绝了深爱他的女生的告白,给她造成莫大的精神伤害,甚至变得口吃,从此无法顺畅地与男生沟通。毕业后渐行渐远的两个人,却又意外地重逢。他虽然依旧毒舌、依旧无视她的爱,却心怀抱疚地帮她,她也在再次被拒绝之后尝试走出阴影,面对新的恋情。他们,依然是两条无法交集的平行线。

《刚刚好的你》人物设定搞笑又温馨,通过一对“蠢萌大龄剩女”与“初恋毒舌男神”式的欢喜冤家组合,呈现文艺、曲折的情节,幽默、犀利的对白,慢慢展现年轻人初入社会的迷茫与坚守,面对职场、爱情真挚又复杂的心理。也对当下“相亲”“剩女”“回头草”“晋升”“办公室恋情”等都市婚恋、职场话题进行了独特刻画和充分剖析。

就告诉孩子的,但你没有这样做,而是要求孩子去拿字典,然后,一起去查,并和孩子一起探讨,这个词,可以怎么组词,怎么造句,甚至引申一下,它的同义词,近义词,反义词什么的。孩子不但认识了这个词,还学到了很多……

也许,你还有其他的问题,作为一个简单的字,一个简单的问题,作为家长,我们在面对时,可能会有很多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,这与身为父母的我们自身的习惯、性格、修养、受教育程度以及教育方式都有关系。我不想评价上述哪一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、正确的、可取的,这本无标准。但我可以告诉你,你采取的任何一种处理方式,都是一种“教育”,你今天是怎么教育孩子的,孩子的未来就可能朝着某个方向走去,孩子的习惯、性格、能力、处理问题的方式,都会因你的处理方式而受到深刻影响。小到一个字,大到孩子的一生,都是如此。

不要以为孩子只在学校接受教育,其实我们的一言一行,都是教育的最直接的样本。从来没有一个父母是“不教”的,只是教育的方式不同,手段不同,效果自然也因此不同。别小看了一个字,一个字就有N种处理方式,也就是N种教育方式,它其实就是你在孩子身上埋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。

两代之间

一个字的N种处理方式

孙道荣

识,也许不认识,这不重要),扑哧一声乐了,呵呵,小子,现在认的字多了,来考考你爸(妈)吧?至于那个字到底怎么念,什么意思,你一个一个哈哈可能就打发了过去。

还有一种可能,你看一眼那个字,原来是个很简单,按理孩子早该认识它,没想到他却认不得,这不由得让你很失望、很生气,于是,怒由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:这么简单的字你都不认识,你整天在干什么?简直就是个废物!孩子被你骂得灰头土脸,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也许孩子过来问你的时候,你正在忙着家务,或者电视正看到兴处,抑或正理头捣鼓着手机,总之是正忙着呢。孩子的打扰,让你很不耐烦,很不开心,于是,看也不看孩子和那字一眼,嘴里嘟囔了一句:去去去,问你爸(妈)去!孩子悻悻地走了,你也认识了这个词。

另一种可能是,那个字,你认识,你本可以随口

连载



到这个罐子上,鬼谷子一袭散襟袍衫,上色要用深青,是整个构图里颜色最重的一个区域。其他如虎、豹的斑点,领路士兵衣着、骑士甲冑、苏代等,还有树干花心等处,颜色都比鬼谷子淡一个色号。这样别人一眼看过去,才会把鬼谷子当成整个图的核心。绘画技法上,这叫详略得当、重点突

“说吧,我听着。”我稳稳坐在沙发上,等着听他开口。

药不是的声音略显疲惫,他递给我一张照片,一个放大镜:“你看看这张照片上,鬼谷子的造型是否有特异之处?”

我瞪大眼睛,用放大镜看了半天,没觉得哪不对。硬要说有问题的话,鬼谷子穿的是宋代衣服,马车也是宋代的样式——这是白天出勘的法医。我财帛动人心,有花花绿绿的美美元开路,那位法医回去之后加班加点,几个小时就把照片给冲洗好了。我打开信封一看,十几张照片,都很清楚,旁边还有底片——这是我特别交代过的。

我把法医打发走,抱着资料上楼,敲了敲不开的房门。

药不是打开门,见到我手里的资料,眼前一亮。他让我进来,也不言语,自己埋头开始翻查这些照片。过了半晌,他猛然抬起头,长长叹了口气。

我可是第一次见他露出这么丰富的表情,有点颓然,有点愤怒,还带了一丝惶惑。这个举动,表示他决定想要说点什么了。

我回去再说。就算五脉一个人都不愿意帮,我也会站在你这边。”我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,真想把我爷爷不是的计划告诉他:可话到嘴边,忽然想起药不是那冷冷的表情,还是生生忍住了。还是先有个眉目再说吧,我这样对自己说。

刚放下电话,前台就打进来,说有人来送东西。我下楼一看,是白天出勘的法医。

财帛动人心,有花花绿绿的美美元开路,那位法医回去之后加班加点,几个小时就把照片给冲洗好了。我打开信封一看,十几张照片,都很清楚,旁边还有底片——这是我特别交代过的。

我把法医打发走,抱着资料上楼,敲了敲不开的房门。

药不是打开门,见到我手里的资料,眼前一亮。他让我进来,也不言语,自己埋头开始翻查这些照片。过了半晌,他猛然抬起头,长长叹了口气。

槐香簇拥

石淑芳

我出生在被槐香簇拥的地方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坐在一大片槐花中间。槐花是母亲刚从山上採来的,母亲喂着一头下猪崽的母猪,她在槐花短短的花期里全力採采,晒好给母猪过冬。母亲的勤劳使得我家的猪绝对品质优良,看看那些漫山遍野纯净如白雪馨香如玉兰的槐花,母猪何尝不是间接地吞了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呀!白花花的槐花铺洒在院子,花朵的香气四溢溢来了许许多多馋嘴的蜜蜂,它们嗡嗡地吵闹着,你推我搡。我的头发和脸庞在这个季节也浸染了花蜜,它们偶尔也飞到我的头上。

我不厌弃这些小东西,同样的贪恋花蜜,我视它们为亲密的友人。它们阳光下半透明的肚子,充盈着我馋涎欲滴的蜜糖。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瓶里,焦灼地等着它们把蜜糖吐出,有时候心情过于迫切了,直接提起肚子往外挤,挤过的蜜蜂气息怏怏地,不一会儿就不动弹了,我不知道它竟会这样枉送了性命。望着它们的尸体,我默默地忏悔哀悼。

放蜂的外地人喜欢吃鸡,村里人总是拿鸡跟他换蜜。我家没有鸡可以换蜜,特别是没有腿脚的、不下蛋或者啄人的鸡,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蛋的母鸡,这样的鸡母亲是不舍得去换蜂蜜的,我只好去捉蜜蜂。我在晾晒的槐花面前忙活着,蜜蜂也三三两两地乱飞,也没闹出多少蜜糖。

放蜂人在河滩的草坪上搭起一个军绿色的帐篷,一排排蜂箱有序摆开,数不清的蜂群组成一支浩大的乐团,天天给它们的主人奏乐。女主人溪边淘米,不远处两个树杈间扯一根细绳,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。他们的大黄狗吐着舌头,安然而警惕地看着过路人,男主人在蜂箱前忙碌,在一个夏花烂漫的小村河边,伴着潺潺的流水,他们勤勉而诗意地栖居。有时候用得着谁家的电了,或者跟谁家认干亲了,临走时会给人家撒下一瓶两瓶蜜糖,我和他们没有半点渊源。我吃蜂蜜的代价要牺牲蜜蜂无辜的生命,这种方式实在残忍,渐长的我也不屑为之。

一只慌慌张张赶路的小飞大概是色盲,它没看清我的花衣裳,莽莽撞撞地撞上来,把下地归来的我撞成个瞎子,放蜂人的帐篷边,那位大嫂帮我把手吹出来。那个黄昏,火烧云在天边像一只腾飞的骏马,它金红的色泽魅惑炫目,衬出天空蓝得更加干净清明。槐花在小山村开得如火如荼,村子像插在罐子里的蜜糖,随微风徐徐散发沁香。其时,秋花和桐花还有那些开花的树,在春末夏初的风里,把生命的极致张扬得有声有色。我把脸凑近了那位穿着花裙子的大嫂,她的手温软香酥,带着无尽的体贴,和着她的笑靥,给我的内心吹来一阵春风。外域的气息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和我融合。

她跟我谈家庭,谈女人的琐碎碎碎。临走,她送我一瓶花蜜。真正的槐花蜜,在天气转冷时,瓶子凝结琥珀样的黏稠。一打开瓶子,即刻拥有槐香的簇拥。

我长大了,长大的我还坐守在小村,不一样的我成了个读书的女人。像采花的蜂蜜,我的农闲时间全部用来采摘百花园中的书香,唐宋百家,文艺复兴,我飞来飞去感悟时间太短暂,浩瀚的书海里我太渺小。

20年的光阴过后,在槐香簇拥的小村,我想起那位大嫂,不知道她会不会想到,打猪草的我现在像她曾经养的蜜蜂一样,疯狂地贪恋着一种叫书香的花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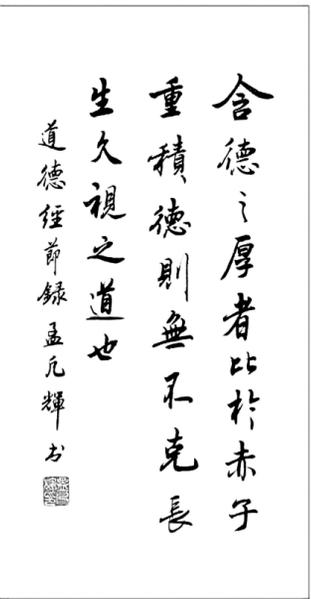
“按我爷爷的话说,民国时候的五脉,也是这副德行。这么多年,鹤鸭性子从来没变过。”烟烟模仿着黄克武的口齿评说道。这故事听得我心潮澎湃,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爷爷啊!那个敢作敢为、勇于任事的许一城!

不过我转念一想,黄克武本来对许一城态度最为激烈,后来平冤昭雪后,他的态度有所改观,但绝口不提之前的事情——怎么现在他突然转性了?而且还充满了赞赏和羡慕口气。

黄克武那会大概十七八岁吧,还是个半大孩子,正是最有英雄崇拜情怀的年纪。他可能是出于晚辈对前辈的天然崇敬和憧憬,才……嗯?不对!

我抓头挠耳:“烟烟,怎么你爷爷管我爷爷叫许叔呢?他们不应该是同辈吗?”

烟烟那边的声音一下子慌乱起来,半天才支支吾吾道:“大概是记错了吧。年纪大了,口齿肯定会有问题……”说到这里,她话锋一转,“医生说我们两休息半个月,就能坐飞机回北京了。你不要擅自行动,有什么事等



道德经节录(书法) 孟凡辉

史海钩沉

超国民待遇

李开周

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没多久,洛阳就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——东边的高丽人,西边的波斯人,南边的马来人,北边的柔然人,都往洛阳跑,一跑到洛阳就赖着不走了。不过不走走,还想方设法把家里老婆孩子也接过来,全家老少移民北魏,从此扎根河南洛阳。

一座城市能吸引这么多老外前来定居,一定有它独特的吸引力。要么经济发达,挣钱容易;要么教育发达,上学容易;要么就是风景很美,水质很好,空气很新鲜,生活节奏很慢,住在那里比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舒服。

以上几条优势都不是北魏洛阳的优势。讲经济发展,它不如南朝;讲文化水平,它不如南朝;讲自然生态,由于洛阳几经战乱,树木被砍了,古迹被烧了,它更加比不上南朝金粉之地的南京和扬州。

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老外愿意移民洛阳呢?原因只有一条:待老外特别好。

北魏政府在洛阳建了四座迎宾馆:金陵馆、燕然馆、扶桑馆、崑崙馆。金陵馆专门接待来自南方的南朝人和马来人,燕然馆专门接待来自北方的柔然人和高车人,扶桑馆专门接待来自东方的日本人和朝鲜人,崑崙馆专门接待来自西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。总而言之,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,到了洛阳就不用担心住的地方。

除了这四座夷馆,北魏政府还在洛阳开发了四个小区。这四个小区分别叫作归正里、归德里、慕化里、慕义里。南朝人和马来人在金陵馆住够三年,只要不走,可以申请永远定居,然后北魏政府会在归正里拨给他一所房子;柔然人和高车人在燕然馆住够三年,可以去归德里申请一所房子;日本人、朝鲜人、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是一样,只要三年以后还没离开,你就是北魏的永久居民了,你就能免费分房了。而土生土长的北魏居民却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个福利,想分房?做梦,自己买去!买不起你就租,租不起你就露宿街头。所以用我们现在的活话讲,北魏给老外提供了“超国民待遇”。

为什么要给老外提供超国民待遇?是为了吸引外资吗?是为了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吗?都不是,只跟北魏孝文帝的虚荣心有关。北魏孝文帝跟隋炀帝一样,虚荣心是很膨胀的,这种虚荣心膨胀的帝王都拥有一个贱毛病,那就是盼望“万国来朝”,盼望异国子民前来歌颂他的领导,所以非用超级优厚的待遇来吸引外国人不可。

把它摆在卧室里头当鱼缸,好随时能看见。药家人都知道,那是老爷爷的命根子。”

“和这个一样?”我呼吸一紧。

“不,不是鬼谷子下山,而是另外一个人物故事图案——刘玄德三顾茅庐。”

“嗨,那又怎样?”“我从小就见过那个人物罐,经常围着它玩,还想去捞里面养的金鱼。有一次我搬了个板凳,把身子探进去,一没留神,差点把罐子打倒,幸亏被我爷爷及时扶住才没碎。不过他没告诉我爹,反而拉着我的手,给我讲了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。从那以后,我没事就故意往罐子旁凑,我爷爷一看,就知道是我又想听故事了,会随手拿起一件收藏品,给我讲一个小故事。”

药不是说起这些话时,脸上泛起幸福的光芒,可稍纵即逝。

“可惜我对古董不感兴趣,也不想接家里的衣钵,大学时就出国了,一直不肯回来。我爷爷去培养药不落,这才转而去培养药不落。”